

第一章 她是穿越女不是軟柿子

躺在床榻上休息卻不小心睡著的楚綾，幽幽轉醒，她坐起身，失望地看著窗外，風吹過梧桐樹茂密的枝葉，發出沙沙聲響，隨着熱氣升騰，她聞到空氣中瀰漫著淡淡的粽香。

這幾天她總是盼著一覺醒來，眼前出現的是浪漫的公主床幔，躺的是柔軟的席夢思大床，可是每次一睜開眼睛看到的，卻都是灰藍色有著層層補丁的床帳，和身下冷硬的木板床。

已經五天過去了，她依舊無法相信一個事實，就是……她穿越了！

至今她都沒想明白，她是怎麼穿越的？

依照大多數書上描寫的，通常是發生意外或重大災難，例如什麼飛機失事、車禍、船難、跳樓等等，引發了時空扭曲才會穿越，她雖然也發生了意外，但情況又不太一樣。

她緊擰著眉頭，看著這幾天一直被她緊握在手中或是放在身邊的荷包，回想當時的情況，忍不住又在心裡咒罵了一聲。

她當時是為了救人，沒想到熱心助人的結果就是把命給搭了進去，這讓她有種好人不能做的感覺，真是衰透了，比碰到碰瓷被狠敲一筆還糟。

聞著不時隨風飄進屋內的粽香，她記得穿越那天正好也是現代的端午節。

她出身醫師世家，祖父母是中醫教授，父母親是無國界醫師，她自小跟在祖父母身邊耳濡目染，加上她老是纏著祖父母教她，因此在她上醫學院前，祖父母已經將他們畢生所學全都傳授給她。

當年她同時考上中、西醫學系，家裡兩代的長輩都以為她會選擇中醫學系繼續鑽研中醫，可她卻跌破眾人眼鏡地選了西醫醫學院就讀。

因為她想做一個全職的醫師，以後跟著父母一起當無國界醫師，四處行醫救人，這個願望本來再兩年也許就能成真，只是沒有想到這趟學術交流，卻將她的夢想給徹底打碎了。

半個月前，她跟著教授和醫學院同學一起到大陸進行學術交流，剛好端午節那天沒有安排什麼活動，她便跟好友嘉萱到旅館附近，充滿古色古香的古城風景區走走看看，感受一下古鎮風情。

那裡有條小運河，兩岸是這古城人氣最旺的商業區，販售著各式各樣的商品以及各種特色小吃，由於正值端午節，整條古街賣的最多的就是各種口味的粽子和驅蟲避邪香包，走著走著，她和好友竟就走散了。

那天運河上還有表演性質的划龍舟比賽，等到決賽開始時，運河兩岸觀眾激動的搖旗吶喊，忽然間一個女人不知怎的竟掉進了運河裡，在水裡頭撲騰大喊，「救命，我不會游泳……」

可這時候那幾艘龍舟已經快要到達終點，幾乎所有人都在關注比賽結果，好似除了她之外，沒有人注意到那個落水的女人。

眼看那個女人就快要滅頂，她也沒多想就跳進水裡救人，可她萬萬沒有想到，那女人簡直就是恩將仇報，用雙手壓著她的頭，不斷的讓自己探出水面，卻完全不

顧她的死活，不管她怎麼喊要她放輕鬆，那女人好像都沒聽進去，害得她一直吃水。

後來有人注意到她們這裡的動靜，把那個女人救上岸，而她卻因為被水噙到無法呼吸，沉入水中淹死了。

她隱約記得在失去記憶的前一秒，她在心裡調侃了自己一句，她會不會就此穿越了？

果真如願，她穿越了。

只是她不解的是，她既然是魂穿，為何這個她在風景區買的荷包會跟著她一起穿了？

正當她摸著荷包，陷入這樣的疑惑時，一陣急切的腳步聲由遠而近傳來。

她認得這個腳步聲，這是原主何靈的丫鬟，喜竹。

喜竹十分機靈，每天到廚房端菜時，總會打聽一些消息，然後回來告訴她，這幾天下來，她也大概對這侯府了解得七七八八了。

原主十六歲，是遠昌侯何遠的嫡女，原主還有一個十歲的弟弟，名叫何湛宇，娘親雲沫在生弟弟時難產而亡。

侯府裡還有三個庶妹三位姨娘，十六歲的何碧跟十四歲的何茜為王姨娘所生，十五歲的何韻為趙姨娘所生。

還有一個身分較為特殊，名叫杜媚兒的杜姨娘，她是寡婦再嫁，她將與先夫所生、同樣也是十六歲的女兒邵如卿一起帶進了侯府，府裡人稱她為表小姐。

原主的爹娘感情非常好，何遠會納兩名姨娘入府是不得已，王姨娘是同袍的妹妹，那位同袍在戰場上救過何遠一命，臨死前拜託何遠娶了自己唯一的妹妹，好好照顧她。

趙姨娘則是何老爺開口要何遠納的，據說是何老爺當年心儀之人臨死前託孤，父命難違，何遠只好再納了趙氏。

何遠由於當年救駕有功，被皇上封為遠昌侯，打從十年前被派駐在遙遠的邊關，至今從未回京，府裡的中饋全由杜姨娘一手掌控。

她從喜竹口中得知，這杜媚兒是何老夫人的外甥女，想來是個心機城府很深且非常有手段的女人，要不然以她寡婦的身分又帶著一個女兒，怎麼能嫁入侯府，還掌管中饋。

從奶娘高嬾嬾的小道消息中得知，這杜媚兒當年喜歡的人是何遠，何老夫人也有意思要兒子娶她，可何遠喜歡的是原主的娘，加上何老爺看這杜媚兒心機重不是個好姑娘，反對兒子娶她，最後她只好嫁給了短命的丈夫，直到何老爺過世後，才由何老夫人作主，要兒子納了她。

杜媚兒始終認為是原主的娘搶了她侯府夫人的位置，加上何老夫人常年在廟裡念佛不在侯府，侯爺也遠在邊關，原主跟弟弟在侯府裡可以說是沒有任何依靠，加上中饋又掌握在杜媚兒手中，兩姊弟的生活很不好過，十分窮困，全靠著奶娘跟喜竹做繡活支撐。

五天前，何靈被推落水，救起時已沒了呼吸心跳，是她穿越過來取代了原主。

喜竹提著食盒進屋，撩開珠簾，看到小姐已經醒來了，神情卻顯得恍恍惚惚，她以為小姐又發燒了，趕緊放下食盒，走上前摸摸她的額頭，雖然熱度恢復正常了，她還是關心的問道：「小姐，您醒了，身體好些了嗎？有沒有哪裡還不舒服？」楚綾看了眼喜竹，拉下她的手，搖搖頭，「我沒事，我只是在想一些事情，不用擔心。瞧妳好像很開心，在大廚房遇上什麼好事了？」

喜竹長得很討喜，臉圓圓的，有一對總是帶著笑意的丹鳳眼，性子跟她的名字「竹」一樣，直挺挺的，有什麼事臉上都瞞不住。

「小姐，我告訴您一件好消息，王嬾嬾這兩天家中有事，跟杜姨娘告假，所以這兩天大廚房由趙嬾嬾暫代她的職務，她偷偷的多給了我們一串粽子，還有八顆鹹蛋，這串粽子夠我們四個人吃上好些天了。」喜竹興奮的說著，還忍不住舔了下嘴唇。「我聽燒火的綠豆說，每一顆粽子裡可都放了一塊肥肉。」

一聽到肥肉兩個字，楚綾感覺到頭皮瞬間一陣發麻，她最怕吃肥肉了，即使這幾天她每天喝的都是看不見米粒的粥，嘴裡早已淡得一點味道都沒有，她還是對肥肉敬謝不敏。

「對了，小姐，這趙嬾嬾真是好人，我提著食盒要離開時，她趁著沒人注意，還偷偷塞給我一小袋大米，這大米也夠我們吃上十天了。」

喜竹喜孜孜地從食盒裡拿出那一小袋大米，獻寶似的小心翼翼放到小姐手中。看著手裡的這一小袋米，以她在現代一個人的飯量，大概就只能煮個三頓，喜竹竟然說他們四人可以吃上十天，聽完她好想哭啊，難怪她每天喝的粥都看不到米粒。

「小姐，妳不開心嗎？」看著她失落的神情，喜竹敏感的問道。

「不是，喜竹，這粽子我就不吃了，我的份就留給妳跟奶娘，妳幫我熬點粥，要有滿滿米粒的粥，不要只有湯水，我想吃粥。」她將這一小袋大米遞還給喜竹。

「小姐，喜竹這就馬上為您熬粥去，可是小姐，今天是端午節，怎麼可以不吃粽子？」喜竹愧疚死了，小姐一定是因為她一臉嘴饞的說著肥肉，才會說不吃粽子，小姐真的對她和高嬾嬾很好。

她一看喜竹的表情就知道喜竹肯定想多了，連忙安撫道：「喜竹，妳別亂想，粽子難消化，我這身子才剛好，吃這麼油膩的東西會受不了，妳不希望我又生病吧？」說完，她下了床，準備將那食盒拿給喜竹，讓喜竹一起拿到後面的小廚房，原本攢在手裡的荷包隨著她的動作掉落到地上。

喜竹看見，馬上彎身撿起，拍了拍荷包上的灰塵，看清楚這荷包上的圖案，她疑惑的問道：「小姐，您不是不喜歡這個荷包，把它收到櫃子裡了，怎麼又將它拿出來？」

「喜竹，妳說什麼？」

「這個荷包啊，那天我們上街賣繡品，回來的路上遇到一個餓暈在路邊的乞丐婆，您給了她一顆您買給小少爺的包子，她為了感謝您，將身上唯一值錢的荷包送給了您，說這是許願荷包，會心想事成。」喜竹指著荷包，將當時的經過大略說了。

「許願荷包?!」楚綾驚呼。

「是啊，小姐，當時您還打趣地說，要是願望真的可以成真，您希望自己變成不再害怕杜氏母女、一個全新堅強的自己。」喜竹點頭，回想著小姐當時打趣的話。

「您還說，願望成真後，妳第一件要做的事，就是從杜姨娘手中奪回掌家權力。」

「不是吧……」楚綾瞪大眼，不可置信地看著喜竹。

「小姐，您這一次落水，怎麼會傷得這麼嚴重，不僅一個月以前的事情都忘光了，連最近才發生的事情，還有自己說過什麼話，都給忘了……」喜竹見她一臉茫然，心疼得眼淚都流出來了。

聞言，楚綾頓時恍然大悟，這些天她一直想不通的事情，終於想通了。

難怪她一直覺得她跟原主之間好像有什麼牽扯，原來就是這個許願荷包！

她的思緒飛快地回到事發當天，她跟嘉萱走散了，當她正尋找好友時，一名滿頭白髮、穿著民俗服裝的阿婆拉住了她，問道：「要不要買許願荷包？許願荷包會讓妳心想事成。」

她一點都不相信生意人的口號跟噱頭，說真的，那阿婆手裡拿的幾個荷包，繡功不怎麼精緻，似乎是阿婆自己縫製的，頂多上頭繡的那些古老圖騰還算有點特色，但真的吸引不了她。

可是看著阿婆那雙枯槁的手，她想阿婆的生活應該十分拮据，就當作做善事吧，她便隨手挑了個水藍色的荷包。

阿婆將荷包交給她時，還提醒了一句，「小心水。」

當時她還以為阿婆只是在提醒她看龍舟賽要小心，別太靠近水邊，原來是另有含意。

她就是買了許願荷包，落水陷入昏迷前說了句「穿越」，才會來到這古國。

所以這許願荷包是何靈的，而不是她的那一個！

了解到這一點，楚綾突然好想仰天扯著嗓門破口大罵那個賣她許願荷包的阿婆，坑死人啊！

楚綾坐在梧桐樹下，用筷子挖了一小塊鹹蛋放到調羹裡的熱粥上，吹了吹涼，小口小口的吃著。

「小姐，妳真的不吃顆粽子嗎？」喜竹看著小姐吃的白粥，再看著粽子裡這塊大肥肉，愧疚地又問了一次。哪有主子喝粥，丫鬟吃肉的道理？

她橫了喜竹一眼，「妳要是不吃那肥肉，就拿去餵旺財吧，我想牠會很高興對著妳搖尾巴的。」

一聽到小姐要她將肥肉拿去餵廚房養的那隻狗旺財，她馬上咬了一大口肥肉，香氣瞬間盈滿嘴裡，讓她心滿意足的笑眯了眼。

待喜竹將那口肥肉吞下後，這才負氣地道：「小姐，那隻可惡的旺財吃得比我們西偏院裡的四個人都好，我寧願把肥肉丟了也不給牠吃。」

「肥肉妳捨得丟？」楚綾好笑地問。

「當然捨不得，所以我才趕緊吞下肚。」喜竹又舔了舔還泛著油光的嘴唇，回味那肉味，忍不住感嘆，「這一塊肉吞下去，我覺得整個人都飽了，我已經好久沒有吃過一頓飽飯了，小姐。」

「好久？」

「小姐您又忘了，我們上一次吃飽飯的時候，是三年前老夫人回府的那幾天，杜姨娘給小姐跟少爺做了新衣裳，還讓你們住到芙蓉院去，在那邊住了五天，是這幾年來我們吃的最飽的一次。」

「可是等老夫人一走，我們又被趕回這破院子來，您跟少爺的新衣裳還有那些金光閃閃的頭面，全部又被杜姨娘給收回去了。」

「難道這些事情老夫人都不知道？當時我也任由那個杜小三這樣欺負我這個侯府唯一的嫡女？」這個何靈實在太沒用了，竟然讓一個小妾欺負她這正經八百的侯府千金。

「這些事情老夫人怎麼會知道，就算是小姐您也不敢跟老夫人告狀啊！」小三是什麼啊？喜竹滿頭問號，不過看小姐說得咬牙切齒的，應該不是好話，也許跟狐狸精是差不多的意思吧。

「為什麼？」

喜竹知道小姐自從落水後，所有的記憶都消失了，對她的問題也不感到奇怪，很有耐心地解釋道：「小姐，您這麼做都是為了少爺啊，少爺三歲的時候，在廟裡修行的老夫人回來，您便將杜姨娘虐待你們的事情告訴了老夫人，當時老夫人是為您出氣了，可是，老夫人一離開，杜姨娘知道您最重視的人就是少爺，她命人將少爺當著妳的面丟進水裡……」

「雖然當時很快就將少爺給撈了起來，但那可是臘月天，少爺被撈起時全身發紫僵硬，差點就過不了氣，要不是有夫人生前留下的救命丸，少爺現在就不在了……從此以後您就不敢再做出任何讓杜姨娘不開心的事了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喜竹的眼淚像是不要錢似的撲簌簌地直落。「少爺就是在那時候落下了病根，每次只要一到冬天就會犯病。」

楚綾憤怒的握緊拳頭，恨不得立即衝到杜小三面前，一把撕了她那張虛偽的嘴臉，竟敢利用一個三歲孩童來威脅一個小女生，這筆帳，她遲早要替原主姊弟倆討回來！

喜竹見她一臉怒容，連忙擦乾眼淚，勸道：「小姐，您別生氣，小心氣壞身子，又到了要繳束脩的時候，少爺的束脩可是掌握在杜姨娘手中，您心頭的怒火千萬要忍住。」

楚綾用力大吸三口氣，好不容易才將心頭奔騰的怒火稍微壓下來，她磨著牙，忿忿地撂下誓言，「放心，我現在力量還不夠強大，遲早有一天我定會讓杜小三付出代價！」

「小姐能這麼想就好。」喜竹欣慰的說著。

小姐自從清醒後，變得有些奇怪，感覺變得堅強了，不再像之前一樣柔弱，只會忍氣吞聲，反倒會大聲罵著杜姨娘小三，也許過不久，真的就如小姐所說的，她

會讓杜姨娘好看，奪回原本屬於自己與少爺的東西。

楚綾將最後一口粥吞下，看了眼原本日正當中的太陽已經稍微有一些偏了，這才發現有些不對勁，問道：「奇怪，喜竹，往常奶娘去交繡品，不都差不多午時前就會回來，怎麼今兒個這麼晚？還有，湛宇怎麼也還沒回來，今天學堂不是沒有上課？」

「說的也是，少爺跟奶娘怎麼還沒回來？」喜竹這也才感到奇怪，「我出去找找好了。」

她將用過的餐具拿到井邊，打算洗好碗筷後，就要從西側門溜出去找人，可是她才將碗筷收拾好，便聽見少爺刻意壓低的驚慌叫喚聲——

「喜竹，喜竹，快來幫忙！」

喜竹將手中的碗筷往裝著水的木盆裡一放，匆匆往院門方向跑去，就見少爺用他瘦弱矮小的身體，吃力地撐著臉色蒼白、渾身是傷的奶娘。

「少爺，奶娘怎麼了？」喜竹驚呼一聲，趕忙上前幫忙攙扶。

「先把奶娘扶進去再說，這事千萬不要告訴姊姊，這是奶娘交代的！」

「什麼事情不要告訴我，你喊得這麼大聲，我還能聽不見嗎？」楚綾快步上前，接替何湛宇攙扶著奶娘的另一隻手臂。

「姊姊……」何湛宇心慌愧疚的看著楚綾。「都是我不好……」

「先扶奶娘進來，一會兒再告訴我發生什麼事情。」楚綾眯了眼身上也有不少擦傷的何湛宇，和腳踝已經腫成麵龜的奶娘，吩咐道：「你先去打盆水過來，我跟喜竹先將奶娘扶進屋去。」

楚綾跟喜竹費了好大的力氣才將奶娘扶進屋，楚綾撐著奶娘的後背讓她躺下，叮嚀道：「奶娘，妳小心些，現在要躺下可能會牽扯到身上的傷口，妳忍著點。」

「小姐……是老奴沒用……沒保護好少爺……讓您擔心……」奶娘滿臉愧疚，吃力的說著。

「奶娘，先別說這些，我先幫妳檢查。」楚綾把手搭上奶娘的手腕，為她把脈，接著又問道：「喜竹，我們這裡有可以塗抹的傷藥或是正骨水嗎？有的話趕緊拿來。」

「有傷藥，是這一次小姐您溺水受傷撞到腦子，大夫留下來的，在小姐您的屋子，我這就去拿。」喜竹馬上跑了出去。

何湛宇端著一盆水進來，放到床榻旁的矮凳子上，「姊姊，我把水打來了。」

楚綾放開奶娘的手腕，拿過掛在窗櫺邊上的乾淨布巾，放進水盆裡弄溼再擰乾，細心的替奶娘擦拭身上的髒汗。

「湛宇，你去把廚房裡那壺冷開水拿來，我要幫奶娘洗傷口。」

「小姐，老奴沒事，老奴自己來就好，怎麼可以讓小姐為老奴做這些……」奶娘握住她的手腕，心急的阻止道。

「奶娘，妳如果不想讓內傷還有腳踝的扭傷更嚴重，最後還是要我來照顧妳，就不要動，讓我來。」

「小姐，是老奴對不起您……」

「好了，先不要說這些，妳要是還有氣力，就跟我說說你們今天出去究竟發生什麼事了？」楚綾又將布巾放進水裡揉擰乾淨，繼續替奶娘擦拭。

「都怪老奴沒用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奶娘的眼淚再也忍不住的落下。看著奶娘豆大的老淚，楚綾真有種無語問蒼天的感覺，這個破院子裡住的全是一群動不動就掉淚、軟弱無能的女人，難怪會被杜小三欺負得這麼慘。

「奶娘，別哭，告訴我，妳跟宇兒怎麼會一身傷的回來？我看得出來妳跟宇兒身上的傷是被人打出來的，可別想找理由騙我。」楚綾耐著性子安慰，「而且妳傷得這麼重，都是為了護著宇兒吧？」

「小姐，您是怎麼看出來的？」奶娘疑惑的看著她，又想到方才她診脈的手法，不由得驚呼道：「小姐，妳會醫術？」

「妳應該知道，我娘生前就教過我醫術，她留下的醫書還有醫誌，這些年我全都仔細鑽研過，當初我娘會嫁給我爹，也是因為我娘的醫術救了我爹，之前我瞞著不想讓人知道我懂醫，是因為杜姨娘從以前就嫉妒我娘的醫術，我擔心她一旦知道了，又會想出什麼惡毒的手段來對付我們，她要是針對我，我還有能力反抗，但要是她對宇兒下手，我可不敢保證能護宇兒周全，可是妳現在受傷了，我不能再繼續瞞著你們。」

還好何靈的母親醫術高超，否則她還真難自圓其說。

「說的是，小姐這麼顧慮沒有錯，小姐放心吧，老奴不會將這祕密說出去的。」

「所以別想瞞我，說吧。」

「是這樣的……」奶娘自知瞞不住了，只好全盤托出。

奶娘今天到繡坊交繡品，不慎遇到杜媚兒跟邵如卿母女倆，邵如卿一把搶過奶娘手中的繡品，全部丟到地上還用力踩踏，更將奶娘推倒在地，警告繡坊老闆以後不許再收她的繡品，否則就讓繡坊開不下去。

何湛宇跟著一起去，不過他站在外頭，沒有進到繡坊裡，他看到這一幕，一時氣不過，忘了她再三警告過不可以惹事，更不可以惹到杜媚兒母女，衝上去便對著邵如卿叫罵，罵她是壞女人，是鳩佔鵲巢、不要臉的冒牌貨小姐。

邵如卿一惱火，便叫跟著她一起出門提東西的小廝來修理何湛宇，奶娘就是為了保護少爺才會受這麼嚴重的傷。

「……事情經過就是這樣，小姐……表小姐臨走前還放話……要讓我們西偏院的人好看，依老奴看……恐怕是要斷了少爺的束脩，還有會斷了我們西偏院人的所有伙食……」奶娘擔憂的說著。

「奶娘，妳不要擔心這些事情，先好好的養傷吧。」

「老奴這傷不要緊的，只要休養一下就好了。」奶娘作勢就要起身。

楚綾將奶娘的身子按回榻上，褪去她的鞋襪，替她將腳上的汗漬擦拭乾淨。「別動，我先幫妳處理腳上的扭傷，要不然妳這腿以後就要廢了。」她這話是說得重了些，但要是嚇嚇奶娘，奶娘很難乖乖聽話接受治療。

奶娘慌張地道：「小姐，老奴是奴才，妳怎麼能夠替老奴擦腳？」

「在大夫的眼裡只有病人，沒有貴賤之分，妳別動，要是萬一我使力時妳動了，

可能會加重妳的傷勢。」

奶娘這一聽，倒真不敢再亂動了。

楚綾先是左右輕輕扭動著奶娘腫脹的腳踝，確認嚴重程度，接著毫無預警地將奶娘的腳踝用力一扭，只聽見卡的一聲。

「啊！」一陣顫慄竄上腦門，奶娘痛呼一聲，頓時冒出一身冷汗，老淚在眼眶裡打轉。

「好了，腳沒事了，這兩天躺在床上別動，很快就會康復。」楚綾交代道。

何湛宇正巧將那壺乾淨的冷開水提來，看到奶娘痛苦得整個身子幾乎要蜷縮成一團，心下更是愧疚，他不安的看著楚綾，囁嚅道：「姊姊，都是我不好……」

楚綾接過那壺冷開水，伸手摸摸他的頭，「別多想，奶娘交給我，讓喜竹給你燒水沐浴，一會兒姊幫你上藥，放心，一切有我，什麼事情都不用擔心，姊會解決的。」

何湛宇有些驚詫的睜大眼瞅著她，以前一遇到事情，姊姊只會抱著他掉淚，今天這是怎麼了？

「怎麼，姊姊說的話你不聽了？」

「不，不是……」姊姊自從落水醒來後，就變得有些不一樣，可是這點不一樣，他喜歡。

喜竹也將傷藥拿過來了，還順道拿了幾帖藥。「小姐，這藥是您落水時，杜姨娘請來的大夫開的藥方子。」

楚綾打開了藥瓶，聞了下傷藥的味道後，倒了些在奶娘的腳踝上，輕輕替她按摩著，讓藥效可以快速滲透，一邊交代道：「好，先放那邊，妳帶湛宇去沐浴，換身乾淨衣裳，一會兒再過來上藥，我先處理奶娘的傷。」

待處理好最嚴重的腳踝傷勢後，她這才開始用冷開水擦拭清洗奶娘身上的傷口與瘀青，只是她愈處理，心頭的怒火便燒得愈旺盛。

這衣物不解開，她還真不知道奶娘身上的瘀青這麼嚴重，每一個腫脹的瘀青都是黑紫色的，這分明就是把奶娘跟宇兒往死裡踹，沒打算讓他們活。

這個假千金邵如卿，這筆帳她記下了，等到她實力夠強大，她一定要讓這對母女嚐到同樣的滋味。

不過眼前這一切都必須忍下，先治療好奶娘才是最重要的，奶娘的外傷她倒是不擔心，她擔心的是奶娘長年虧空的身子，因內傷更是雪上加霜，如果不趕緊治療，恐怕熬不過冬天。

月升高空，涼風徐徐，除了院子裡不時傳來蛙鳴聲外，四處一片寂靜，早該上床歇息的楚綾，撐著一邊粉腮，眸光銳利的盯著桌上這幾包藥。

本已經要躺下休息的喜竹，見自家小姐房內透出微弱的暈黃燭光，便知道小姐還未休息。

想起先前小姐打開藥包後，整個人就像陷入凜冽寒冬一樣，這讓她很不安，決定

前去了解一下。

楚綾拿起其中一味藥材，藉著微弱的燭光，眯著眼仔細觀察，最後嘴角扯出一抹森寒冷笑。

還好是她穿越過來取代了原主，也還好她剛穿越時身子太過虛弱，藥一入口就全都吐了出來，否則這藥要是真的喝完，恐怕她這一輩子就毀了。

這杜媚兒可真狠啊，真不知道她為何這麼恨他們姊弟？恨到要用這種方法來毀掉他們！

「小姐。」喜竹在門外輕喚一聲，推門進入，看到的依舊是她冷凝著一張臉，直盯著桌上其中一包被打開來分成兩份的藥材。「是不是這些藥有問題？」

小姐懂得醫術這事她已經知道了，才会有這樣的懷疑。

喜竹見她點頭，低聲驚呼，「什麼，真的有問題？」

楚綾將拿在手裡的其中一樣藥材丟回去，抹了抹手，「這藥方子還留著嗎？藥是到哪家藥房抓的？」

「藥方子在杜姨娘那兒，聽說藥是從『杏林堂』抓的，不過喜竹也不確定，因為藥都是杜姨娘讓人抓好拿來的。」喜竹滿臉怒氣的回答，「小姐，這些藥有什麼問題？」

「這幾包藥，要是妳家小姐我全部喝下……」她也沒打算瞞著喜竹，「就算死不了，這輩子恐怕也完了。」她冷笑的看著喜竹那一臉充滿焦急與疑惑的表情，故意頓了一下，吊吊她的胃口，才又道：「這是一帖……絕育藥。」

「什麼，絕育？！」喜竹大聲驚呼。

楚綾淡定的點了下頭，指著被她分成兩份的藥材，「是的，這藥根本不是傷藥，而是絕育藥。」

喜竹像是想到什麼，心有餘悸的拍著胸口，「幸好……幸好當時小姐一喝藥就吐，奶娘心疼這藥都被小姐吐沒了，想說先放著，等小姐身子好些再熬給小姐喝。」

「是啊，幸好，要不以後妳家小姐我就算嫁人，也會因為生不出孩子，很快就被休棄。」楚綾嘴角微勾，調侃了一下自己，「妳說，我當時怎麼就要把這些給吐出來呢？要是喝下去，說不定我連嫁人都不用了，太可惜了。」

「小姐，都這樣了，妳還有心情說笑！」

「好吧，我們言歸正傳，妳說這杜小三為什麼要這麼做？」

「為什麼這麼做？當然是為了搶走小姐的婚約啊！」喜竹氣呼呼的說，然後像是想到什麼，一臉懊惱的低喊，「小姐，我忘了將妳跟晉親王世子有婚約這事告訴妳了！」

這下換楚綾震驚了，「喜竹，妳說什麼？我有一個未婚夫？！」天啊，這簡直是晴天霹靂的消息！

「是啊，小姐，您的未婚夫是晉親王世子裴孟元，這晉親王可是我們白澤國唯一的親王，也是手握三十萬兵馬的大將軍，您未來的婆婆晉親王妃則是當今皇上同母嫡親的胞妹。」

楚綾僵硬地扯著嘴角，「妳說的不是真的吧……」

喜竹用力的點頭，「當然是真的，這門親事還是晉親王妃親自訂下的，您頸上戴的這塊龍吟玦，就是晉親王妃給您的訂親信物。」

楚綾立即扯出戴在頸項上那塊雕工十分精細的玉玦，「這塊？」

「是的，這塊龍吟玦可是當年皇上賞給世子的，晉親王妃特地以此為信物，就是為了證明她是真心想與侯府結親。」喜竹指著那塊玉珮說道。

楚綾擰著眉頭看著這塊玉玦，難以置信地問道：「對方的身分聽起來十分高大上啊，怎麼會跟我這麼一個小侯府的嫡女訂親呢？」

喜竹微歪著頭，高大上又是什麼東西啊？小姐自從清醒後老是說一些讓她聽不懂的話，不過不要緊，她只要解除小姐的疑惑就好。

她趕緊將自己知道的全告訴小姐，「約莫二十三年前，先皇駕崩，新皇還未繼位，白澤國的習俗是，先皇的遺體要在下葬前一日移至太廟，再葬入皇陵，所有參加葬禮的皇族成員與送葬官員，都會先暫住在太廟旁的行宮，那一晚，行宮裡闖入了一群武功高強的刺客，發生一場激烈交戰。

「當時懷有八個月身孕的晉親王妃為了救當今皇上，衝上前替皇上擋了一掌，那一掌直接落在腹部上，晉親王妃血流不止，陷入昏迷，當時情況十分危急，其他御醫診斷晉親王妃與腹中胎兒都無法保住。

「跟著御醫一起前去的夫人是個醫女，出面緊急救了晉親王妃，只是當時夫人是怎麼救了晉親王妃的，眾人並不清楚，只聽說夫人把晉親王妃的腹部剖開，把世子從肚子裡抱出來。」

不是吧，剖腹生產，原主的母親該不會也是老鄉吧？

「反正……簡單一句話就是，夫人以前救過晉親王妃，世子也才能平安生下來。」

「原來是這樣啊，想不到我娘這麼厲害，竟然可以剖腹取子！」

「晉親王妃是為了報恩，才會堅持訂下這門親。」

聽到報恩兩個字，楚綾忍不住扯了扯嘴角，古人好像很喜歡用以身相許來報恩，只是這恩情晉親王妃自己報不了，就讓自己的兒子上，真是太坑爹了！

一想到自己的未來竟然繫在這可笑的婚約上，必須跟一個毫無感情，更不知是圓是扁是歪瓜還是劣棗的男人生活一輩子，她就感到頭皮一陣發麻。

不管，她不管以前的何靈是怎麼想的，既然現在這身子是她楚綾作主，說什麼她都不會認這門親，一定要想辦法解除婚約，管他是什麼勞什子世子還是未來親王。想到這裡，楚綾這才突然想到她要問的事情還沒問出答案，怎麼就跑題了？她趕緊把話題拉回來，「對了，喜竹，妳為什麼說杜小三假借大夫之手給我下絕育藥，是為了這門親事？」其實她隱約猜得到是怎麼一回事，不過她還是需要一些旁證才行，這也才有利於她日後行事。

「小姐，杜姨娘可是一直處心積慮，想讓表小姐取代妳嫁給晉親王世子，用盡各種手段想要騙走妳的這塊訂親信物，當然，覬覦這門婚事的不是只有杜姨娘，府裡另外兩位姨娘也都有這點心思。」

「取代我？」

「是啊，小姐，晉親王位高權重，又深得皇上信賴，府裡只有世子一位繼承人，

雖然他的名聲不好，可白澤國的未婚姑娘們沒有一個不想嫁給他的。」

「名聲不好？」楚綾抓到了重點，她微眯起著眼瞅著喜竹。「怎麼個不好法？」

「就……紈褲了些。」喜竹說得囁嚅保守，最後實在受不了被小姐這樣看著，只好老實說道：「就吃、喝、賭、打架樣樣來，在京城要是世子爺自稱是第二大紈褲，沒有人敢稱第一，大家都稱他是京城第一大紈褲，或是京城第一霸……」

「呵呵，不錯啊，京城第一紈褲跟第一霸的封號都在這位世子身上了。」楚綾冷笑了兩聲，更加堅定要退親的念頭。「這種人渣竟然還有那麼多人搶著要，甚至……」一抹畫面倏地閃過腦海，她雙眼一瞪，食指抵著額頭閉起眼睛，努力回想。

「小姐，您怎麼了？」她突如其來的異樣，讓喜竹很擔心。

楚綾抬手要喜竹先別說話，兩指擰著眉頭，用力回憶那畫面，不一會兒，那一閃而逝的畫面再度重現在她眼前。

那是何靈落水之前的畫面，那日何靈看見池裡有魚，想抓魚給弟弟加菜，卻被人從後面推入荷花池，才會淹死的……突地，她睜大雙眼瞅著喜竹。

喜竹被嚇壞了，趕緊上前搭著她的肩，焦急地問道：「小姐，您沒事吧？您的臉色怎麼突然變得這麼難看？」

「喜竹，我……我不是自己掉下荷花池的……我是被人推下去的……」

方才那些記憶雖然只是零星片段，可是她看到了，在原主彎著身子撈魚的時候，邵如卿和其他幾名庶妹朝原主這邊走來，而後又消失在旁邊的假山旁。

當原主發現身後有人、轉頭的瞬間，她已經被人推下水了，落水時的記憶雖然很模糊，但她很肯定當初推原主下水的人，就是她們幾個其中一人！

一個被趕到西偏院，日子過得比下人還不如的嫡女，在她們這些庶妹眼中可以說是完全沒有威脅的，會讓她們不顧姊妹情誼，與邵如卿同流合汙設計要原主的命，目的恐怕只有一個，就是原主身上的這個婚約。

好啊，看起來只是簡單的失足落水意外，竟然暗藏著這麼深的心機與不擇手段。楚綾另一隻隱在袖中的手緊握成拳頭，這裡頭不管誰是主謀誰是幫兇，她一個都不會放過，定不能讓原主這一條命白白犧牲。

這下換喜竹驚愕的張大嘴，差點驚呼出聲，夜深人靜的，難保喜竹這麼一叫，不會被耳朵較靈敏的人聽去，不想引起其他人的注意，也不願弟弟和奶娘擔心，她趕緊在喜竹出聲前緊緊捂住她的嘴巴。

她將食指抵在唇上，小聲提醒道：「不要出聲，這事不能讓其他人知道，尤其是奶娘，她現在身子很不好，禁不起刺激，還有湛宇，他今天才跟邵如卿起衝突，今晚大廚房就沒有準備我們西偏院的晚膳，要是再讓他知道這事，我擔心他又會想要替我出氣，到時我們的處境只會更加困苦。」

喜竹拉開她的手，點點頭，忿忿不平地小聲說道：「小姐，您放心，我不會說的，可是這件事總不能就這麼算了吧？」

「放心吧，我一定會為自己討回公道的，不會太久，妳相信我。」她勾著喜竹的肩小聲地說著，「現在最重要的就是醫好奶娘的病，只要奶娘的病好了，就是那

些人倒楣的時候了。」

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啊，現在我們身上半個銅錢都沒有，怎麼給奶娘抓藥？」喜竹哭喪著臉道。

「誰說沒有的！」楚綾努了努下巴。

喜竹順著看去，眉頭瞬間打了一個大結。「小姐，奶娘雖然已經過了生育的年紀，可是您讓她喝絕育藥，不是更加重她的病情嗎？」

楚綾的頭頂瞬間冒出一團白煙，她輕拍了下喜竹的後腦杓，沒好氣地道：「妳想到哪裡去了？我指的是，我們可以把那藥給賣了。」

「小姐，這絕育的藥，有誰會買？」

「不用擔心，我們留下一包，將其他幾包分門別類的分好，雖然分量少，但拿到藥鋪子，應該還是會收的。」說著說著，楚綾便開始動手分類。

「小姐，我來幫您，我們一起動作比較快。」喜竹坐到桌邊，也開始將這藥包裡頭的藥材歸類好。

第二章 要賺奶娘的藥錢

楚綾站在人來人往的街頭，看著這古代的商业中心，四處張望了下，果真看到喜竹同她說的那間杏林堂醫館，望著門庭若市的醫館，她心裡開始盤算著。

片刻，她決定不將昨晚分好的藥材賣到杏林堂，她雖然將藥材都分好了，可只要經驗老到的抓藥師父，一看到那些藥材就知道是絕育藥，況且這些藥還有可能是從杏林堂出去的，難保不會有什麼風聲傳到杜媚兒耳中，要是杜媚兒知道她沒有服下那幾帖絕育藥，定會再想其他毒計來對付她。

於是楚綾腳跟一旋，往她方才經過的一家叫「濟仁堂」的醫館走去，那間醫館看起來較為陽春，沒見著什麼病人前來看診。

以杜媚兒那種講究品牌的性子來說，定不會到濟仁堂這種小醫館看診抓藥。

往回走了一小段路，看到濟仁堂的招牌，她抬腳便走了進去。

兼跑堂的學徒馬上上前招呼，「不知姑娘身子哪兒不舒坦？師父現在正忙著，可能得請姑娘您稍待片刻。」

她也不繞彎子，提起手中的小包袱，說道：「這位小哥，我不是來看病的，我這兒有幾味藥材，不知你們收不收？」

小哥兒見她身上穿的衣裳雖然洗得泛白，打扮倒整齊乾淨，讓人看了很舒服，不像他平常遇到的，隨便拿著幾捆雜草就要上門來賣藥的騙子，便好心告知，

「這……姑娘，我們的藥材都有專門的藥材行供應。」

「這都是處理好也是分好的，絕對沒有問題。」既然楚綾已經決定要在這兒賣藥材，也不打算隱瞞，她看了看四周，確定沒有其他來看診的病人，這才小聲道：

「這些藥……都是杏林堂的。」

小哥兒嘴角用力一抽，捂著嘴小聲回道：「姑娘，我們不收這種來路不明的藥材，即使它是真的。」

「小哥你放心吧，這絕對不是來路不明的，這是我後娘到杏林堂抓的。」她拿出那一包她未拆開的藥包，取信於這位小哥兒。

這話一聽就知道這後娘肯定有問題，否則這位姑娘不會瞞著後娘將藥賣掉，小哥兒思索了片刻，說道：「姑娘，妳請稍等我一下，我去問問我師父，由……」

他話還沒說完，一名老者從後面拱門走了出來，「茯苓，怎麼了？」

茯苓連忙回道：「師父，這位姑娘是來賣藥材的，這藥材是從杏林堂出來的。」

那名老者看了楚綾一眼，見她絲毫不怯懦，一臉坦蕩，他摸了摸鬍子，輕笑了聲，「這可有趣了，杏林堂的藥拿到我濟仁堂來賣，無妨，拿過來給老夫看看是什麼藥材、哪帖藥吧，沒問題的話我這就收了。」

「老大夫您好，我姓何，請您看看這些藥材，質量都是頂級的，你跟藥材商買都沒有跟我買便宜。」楚綾將包袱中幾包分裝好的藥材取出，打開讓老大夫過目。老大夫瞧了一眼，先是大驚，隨即眯細了老眼，仔細看著每一樣藥材，語氣夾雜著怒氣，「姑娘，妳可知這幾樣藥材一起熬煮會有什麼效果？」

她點頭，將那帖未拆分的藥包也放到老大夫面前，「知道，絕育藥。」

「看來姑娘妳對醫理是有些了解的，這帖藥看似是補身藥材，可裡頭加了生石膏，七葉一枝花，菟絲子，要是連服四帖，一個姑娘家就完蛋了。」老大夫看了眼那帖未拆分的藥材，撫著白鬍，不勝欷歔。「會寫出這種藥方子的大夫，定是沒什麼醫德的大夫，竟開出這種害人方子給一個未嫁姑娘家服用，幸好姑娘妳機警，沒服下這些。」他又讚賞的點了點頭。

大宅後院陰私骯髒的事情他看多了，不過可沒見過哪個後娘心會這般狠，給自己未出閣的繼女下這種狼虎藥。

「老大夫，那這些藥材您收不收？」

醫館裡的藥材都有特定的貨源，不缺這麼一點藥材，但是他向來心慈，瞧這姑娘連家醜都不怕他知道了，明顯是等著賣了藥材的錢急用。

楚綾見老大夫不做表示，也不怕丟面子，老實又道：「老大夫，我實話跟您說了，我急著賣了這些藥換銀子，給我奶娘抓藥調養身子，要不然我也不會冒著惹麻煩上身的風險來這麼一趟。」

老大夫嘆口氣，點了點頭。「罷了，就當老夫今天做件功德，妳想抓什麼藥材給妳奶娘補身，或是有藥方？拿來我看看，如果差不了多少，就以藥易藥吧。」

這姑娘看起來跟尋常姑娘家不太一樣，身上看不到一絲一毫的怯懦，反而有種堅毅和無形的貴氣。

「那好，這是藥方，還請老大夫過目。」楚綾眸子一亮，連忙歡喜的拿出自己開的藥方。

以藥易藥這方式實在太出乎她的意料了，奶娘需要用到的藥材有幾味價格不便宜，她原本還擔心這幾帖絕育藥賣了還不夠替奶娘抓一帖養身的補藥。

老大夫本是眯著眼看著她的藥方子，忽然老眼一睜，眸光中夾雜著難以置信的驚喜，有些激動的說道：「姑娘，這可是一帖良方，看起來是帖溫補藥方，可它不只能醫治陳年內傷，更能養氣補身，這藥方開得太好了，能開出這藥方的人定是高人，對醫藥研究得十分透澈！」

「老大夫，您過獎了。」

「這藥方是姑娘妳開的?!」老大夫更是震驚。

「是的，還蒙老大夫不嫌棄。」

「姑娘，老夫有個不情之請，不知妳可否答應？」老大夫見她點頭，續道：「這藥方可否售予老夫？妳這帖藥方所需的藥材皆不便宜，每帖藥約需二兩銀子，妳的這些藥材最多只夠換上兩帖藥，妳若是將這藥方賣予老夫，老夫按著這藥方送妳十帖藥，再給妳五兩銀子，妳看如何？」

楚綾盤算了一下，也就是說，她一共可以換得十二帖藥，像這種方子她手上還有一堆，用這張藥方換到奶娘所需的藥材，她算是佔了大便宜，她挺滿意的。

「這樣吧，那五兩我就不收了，不如給我十五帖藥，剛好是半個月的分量吧。」雖然他們西偏院四人現在身上可說是身無分文，五兩銀子在這朝代來說也是筆大錢，也能讓他們這陣子的日子過得好一些，可是這一切跟奶娘的身體比起來，就一點也不重要了。

「好，就這麼定了。」老大夫將藥方拿給徒弟，吩咐道：「茯苓，把這些藥收下去分門別類放好，然後按著這方子抓十五帖藥給何姑娘。」

「老大夫，太感謝您了，我奶娘的身子要是能夠完全康復，您是第一大功臣。」楚綾不忘拍拍老大夫的馬屁。

「何姑娘，妳也別高興得太早，妳既然遞出這藥方，就應該知道妳奶娘的病，這帖藥沒有連續服上兩個月，是無法根治的。」

「這我知道，剩下的醫藥費我會想辦法籌到的，眼下我只想先解決目前的難關。」

「真是難為妳了。」老大夫嘆口氣，同情的看著她，像是在思索什麼，而後又道：「想來妳身上也沒有多餘的銀子，這樣吧，我再給妳五百文錢，買些吃的回去給妳奶娘補補身子，沒有食補，光喝藥也是不行的。」

「這怎麼成，這樣老大夫您損失太多……」

「就這樣了，妳也別推辭了，妳這張藥方可以救不少人，是我這老頭子佔妳便宜了。」老大夫說完，轉頭喊道：「茯苓，一會兒取五百文過來給何姑娘。」

「欸。」茯苓馬上應了一聲。

「那我就先謝過老大夫了。」楚綾微微一笑道。

約莫一刻鐘後，楚綾提著那幾帖藥包，恭敬的辭別了老大夫，轉身離開濟仁堂。她走到巷口，掂了掂荷包裡的銀子，感到很洩氣，真如那老大夫所說，奶娘的醫藥費很貴，她必須趕緊想辦法在這些藥吃完前，找到新的財源。

她提著藥包低著頭思索著該如何在半個月內賺到奶娘的藥錢，當她走到十字路口時，忽地，一陣驚聲尖叫和歡呼聲傳來，將她嚇了一大跳。

她抬眸，順著聲源，往另外那條看起來很熱鬧的大街望去，只見一群人擠在一棟富麗堂皇的建築物前，似乎在看什麼熱鬧。

愈熱鬧，賺錢的機會就愈大，這樣的念頭一閃過腦海，楚綾立即走了過去，也想看看做的是什麼生意買賣，有沒有她賺錢的機會。

就在她快接近時，她發現在那棟建築物出入的都是男人，連周圍看熱鬧的人也是男人。

奇怪，怎麼一個女人都沒有？就算是妓院也有女人啊，會如此吸引男人的東西究竟是什麼？

她拉住正好從看熱鬧人群裡擠出來，笑得嘴都要咧到天邊去的一名老漢，問道：「這位老伯，請教一下，那裡是在做什麼買賣？我看怎麼有人像老伯您一樣笑著出來，有的卻是罵咧咧一臉氣憤的出來？」

「呵呵，姑娘，妳肯定不是京城裡的人，滿京城誰不知道這正陽街上的元寶樓是做什麼的。」老漢將手裡拿的那個鼓脹的荷包塞進衣襟裡。「我今天贏了錢心情好，就告訴妳吧，姑娘，這正陽街的元寶樓是咱們白澤國最大的動物賭坊，專賭鬥雞、鬥狗、賽馬、鬥蝻蝻兒，只要能賭的動物、蟲子，元寶樓都開盤，還提供場地。」

「原來是賭場啊，難怪沒有看到女人出入。」楚綾終於明白了。

「也是有女人的，只是最近上賭場的女人比較少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晉親王世子回京了，他最不喜歡身邊有女人出入，只要被他看到賭場裡有女人，都會被他讓人給轟出去。」

「這什麼世子，怎麼這麼霸道？」她沒好氣地道。

「姑娘妳不知吧？」這名老漢左右看了下，捂著嘴小聲道：「晉親王世子就是京城第一霸啊！」

京城第一霸……這稱呼好耳熟啊，楚綾仔細的回想了一下，突地嘴角用力一抽，該死的，這個京城第一霸不正是原主的未婚夫嘛！

「原來是他……」

「就是他，前方打勝仗了，世子提前回京，他一回京咱們京城可就熱鬧了……」老漢又左右張望了一下，像是瞧到什麼惡霸似的，手指往斜前方一指，一臉驚悚的交代道：「姑娘，這裡妳也別逗留太久，老漢我先走了，世子的護衛要是看到或聽到我在背後說世子的是非，我就算不死也只剩半條命。」

「老伯，謝謝你告訴我這些，您先走吧。」

老漢走後，楚綾的眸光依舊鎖在元寶樓那棟恢弘的建築物上，賭場啊，專賭動物蟲子啊……這是老天在指示她一條輕鬆賺錢的捷徑嗎？

她怎麼好像感覺到有不少白花花的銀子在朝她招手等著她去拿？可是方才那老漢也說了，那個京城第一霸、第一紈褲不喜歡女人出現在他眼前，她要是被他或是他的手下看到，下場一定會很淒慘……

不行，要是懼怕京城第一紈褲而放棄發大財的機會，那就太可惜了，奶娘還等著銀子救命呢！

思及此，楚綾鼓起勇氣邁步走向元寶樓，才剛要踏進大廳，她除了聽到高亢的搖旗吶喊聲外，還聽到高昂高亢的雞叫聲。

等她進到裡頭，才發現這元寶樓是兩層樓的八卦形建築，中間是露天的比賽空地。一樓是開放式的，任何人都可以在這裡免費觀看賽事，二樓則是包廂，能夠不受人打擾地觀看下方賭場裡的賽事。

一樓擠滿了人潮，裡三層外三層，吶喊助威看熱鬧，遠遠的她能看到比賽場裡那兩隻雞飛得老高，鬥得你死我活，雞毛也是滿場飛揚。

她站在櫃檯前看著上頭的告示，還有比賽跟下注規則，以及每一場鬥雞的賠率。一番看下來，她才知道原來白澤國的賭博風氣這麼盛，是朝廷支持的，每個贏錢的賭客不管贏多贏少，都必須繳十八趴的稅金，賭場每年也必須繳二十趴的稅金，而且不管賭場大小，朝廷都要佔三成股份。

說白了，賭場的最大贏家就是皇帝老子自己，反正不管是稅金還是股東分紅，銀子最後都是回到皇帝的口袋裡去。

就在楚綾在心裡暗自嘲諷皇帝時，櫃檯前的另一張公告引起了她的注意，上頭寫著，不管是誰的鬥雞，只要能贏過晉親王世子裴孟元所飼養的，那隻打遍天下無敵手的三冠王鬥雞「雄風」，獎金雙倍。

看到獎金雙倍這四個字，她的眼睛瞬間發亮，把目光集中在那累積的獎金金額上，心下大喜。

太好了，只要能贏得了那隻叫做雄風的鬥雞，別說奶娘吃上三年的養身藥材不用擔心銀子，連宇兒日後的束脩，甚至一直到考上狀元的所有費用都有著落了。如果她高興，甚至還能買座大宅子搬出去住，不用再看杜媚兒那對母女的臉色。這筆獎金她要了！

她取出兩百五十文錢，拍到櫃檯上，大聲對著櫃檯裡的夥計說道：「小哥，我哥哥讓我來下注，他說要挑戰裴世子的鬥雞，這是我的賭金，賭他自己贏。」如果可以，她想要五百文錢全押了，可是她還要去買雞，身上不能沒有銀子。

負責登記的夥計完全愣住了，他以為自己聽錯了，又問了一次，「姑娘，妳說什麼？妳的誰要跟誰賭？」

「我哥哥楚綾養的雞，要跟世子的鬥雞雄風比賽！」她又清楚大聲的說了一遍。這次夥計終於聽清楚了，連旁邊那一撥看熱鬧的賭徒們也聽清楚了，最後所有人全部爆笑出聲。

「怎麼，不行嗎？」

「沒有，沒有不行，我們元寶樓任何賭資都收，也接受任何挑戰的。」夥計連忙收起笑容。

「那就把賭金收起來，記錄啊，別忘了給我下注單。」

「姑娘，妳再說一次，妳哥哥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楚綾。」

夥計數了下面前的銅板，確定數量沒錯，收入錢箱後，執筆寫了張下注的單子給她，「楚姑娘，這單子妳收好啊，要是贏了，京城富豪排行榜就有妳哥了，還有，世子的鬥雞雄風今天這場才剛比完，必須要三天後才能再出場，三天後的午時，讓妳哥帶著他的鬥雞到我這裡來，只要報上楚綾的名字即可。」

她收好那張下注單，「好，我知道了，三天後見。」

一群看熱鬧的人看了眼她的背影後，就爭先恐後去找元寶樓的夥計，搶著說道：「三天後那場鬥雞比賽，一定要給我留個好位置！」

「對，沒錯，還有我、我！」

這時，二樓其中一間布置得華麗舒適的雅間，走進一名穿著墨綠色俐落短打的男子，緩步走到正歪在美人榻上，拿著描金扇有一下沒一下搧著涼風，穿著一襲銀白色長袍，長相俊美出塵卻帶著一絲玩世不恭氣息的男子身邊。

美人榻邊的矮几上，除了擺滿各種糕點和水果，還擺著一疊銀票跟一箱的金子銀子。

男子淡然瞄了眼桌上那一堆金銀財寶，語氣平靜地道：「主子，方才有位姑娘前來替她兄長下注，要挑戰雄風，賭他自己贏。」

俊美男子眉尾微挑，坐起身，疑惑的睇了手下一眼，「姑娘？主動挑戰雄風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這可有趣了，竟然有人敢主動跟雄風比賽。」裴孟元吊兒郎當的扯著薄唇，插了塊冰鎮西瓜送進嘴裡，「而且還是賭她兄長贏？」

「是的，兩百五十文賭楚綾贏。」

「兩百五十文……真是不知死活。」丟下手中的叉子，裴孟元漫不經心低喃，黑漆漆的眸子慢慢浮現出惱怒。「好大的膽子，敢用兩百五十文錢來汗辱本世子！」手下有些怔愣住了，怎麼世子聽到對方下的賭金會馬上變臉？他在心裡默唸著兩百五十文……二百五……呃……惹惱世子的通常沒有好下場，他突然有點同情那個叫楚綾的傢伙了。

「敢暗諷本世子是二百五，既然這麼不知死活，那就讓這場比賽變得有意思些，三日後那個叫楚綾的傢伙來了，把他帶上來。」裴孟元起身來到欄杆邊，望著底下正鬥得如火如荼的鬥雞比賽，「我要跟他賽外對賭。」

「對賭？」

「已經許久沒有人敢這麼明目張膽的挑釁本世子了，不多給他一點教訓，怎麼對得起他呢？」裴孟元陰惻惻沉笑兩聲，拍了拍手下的肩膀，「你說是吧，墨青。」

一離開元寶樓，楚綾向路人問了路後，直奔賣牲禽的市場，在雞販那裡挑了兩隻精神特好、屁股特大，一看就是很會下蛋的母雞。

當她提著兩隻母雞跟那一串藥包回到西偏院時，把何湛宇跟喜竹驚喜壞了，尤其是他們看到她手中那兩隻大母雞時，更是兩眼放青光。

「雞！」何湛宇用力嚥著口水。

「我不貪心，給我根雞翅就好……」喜竹感覺到雞翅已經在向牠招手。

楚綾馬上警告，「收起你們的心思，這兩隻母雞暫時還不能讓你們宰來吃，三天後我要靠牠們發大財。」

「為什麼不准？姊，兩隻雞我們就先吃一隻啊，這樣應該不影響吧？」美好的期望瞬間破滅，何湛宇不依的怪叫著，「不過，姊，妳要怎麼靠母雞發大財？」

「就是，小姐，妳要靠母雞生雞蛋賣，也發不了大財的，市場上一顆雞蛋一文錢。」

「我不是要這兩隻母雞下蛋來賣錢，我是要準備應付三天後，跟晉親王世子的鬥

雞比賽。」

「鬥雞比賽？跟晉親王世子？！」喜竹驚呼。

「晉親王世子……姊，晉親王世子不就是妳的未婚夫嗎？」何湛宇率先反應過來。

「沒錯，就是他，不過很快的他就不會是我的未婚夫了，因為我打算等鬥雞比賽結束後，找他解除婚約。」楚綾一邊說著，一邊將兩隻母雞提到雜草叢生的後院，找來麻繩綁住牠們的其中一隻腿，讓牠們在後院半自由活動。

解除婚約這話一出，將喜竹炸得有些頭暈眼花，一時反應不過來，看著小姐從後院又走了回來，她才清醒過來，捧著臉驚呼，「小姐，妳說什麼，解除婚約？！妳怎能有這種想法？！妳知不知道妳跟晉親王世子的婚約，是多少女人求都求不來的，妳竟然要放棄？！」

「因為我不是那些女人，所以我不在乎。」楚綾聳了聳肩，對著算是休學在家的何湛宇命令道：「湛宇，這兩隻雞顧好，你的束脩跟奶娘的藥費就靠牠們了。」

再轉向喜竹，「喜竹，跟我一起去挖些藥草回來。」

昨天奶娘和宇兒在繡坊和邵如卿起爭執的事，杜媚兒一直未到西偏院來教訓人，她還懷疑杜媚兒是不是轉性了。

沒想到今天宇兒到學堂上課後，杜媚兒便派人到學堂，趁著夫子正在授課，什麼面子也沒留給他，站在教室門口當著所有人的面說何湛宇繳不起束脩，要辦理退學。

堂堂一個侯府竟然繳不出束脩，瞬間宇兒成了所有人嘲笑的对象，讓他顏面盡失，又氣又惱卻又不能反駁，因為這是事實。

從學堂回來後，一向不在原主面前掉淚哭泣的宇兒，破天荒的抱著她大哭，讓她心疼得恨不得馬上去撕了那對母女。

杜媚兒那對不要臉的母女給她記著，這份恥辱她遲早會一筆一筆地討回來，甚至會加倍奉還！

「挖藥草？小姐，您要上哪兒挖藥草？您不是已經幫奶娘抓藥回來了？」

「別多問，就在後院那片雜草叢生的荒廢空地，趕緊跟我走就是，三天後我讓妳天天吃雞腿吃到怕！」

這三天，楚綾每天不是在屋裡搗鼓著藥草，就是去侯府那荒廢的庭院挖藥草，將照顧奶娘的工作全都丟給喜竹。

侯府後院有一片藥草園，她也是無意間知道的，跟奶娘提出自己的疑惑，奶娘才說那是當年原主的娘種的，杜小三掌管侯府之後，就任由那片藥草園荒廢了。這幾天她在那片藥草園裡發現了許多珍貴且年分足夠的藥草，要是拿到醫館去賣，可以賣得很高的價錢。

等今天的鬥雞比賽結束後，她再來偷偷處理這片藥草園，肯定能夠再發筆橫財。楚綾洗漱後，換上一套飄逸的水藍色男裝，這套男裝還是她半夜偷偷爬牆潛入父親的院子，在他屋裡翻箱倒櫃才找到的，應該是父親年少時的衣裳，而且保存得

還不錯。

還好何遠近十年沒有回京，他的院子終年大門深鎖，沒有人進去，她的「偷竊過程」才能這麼順利。

她在裡頭也發現了不少醫書跟手札，應該是當年原主娘親留下的，全被何遠命人將這那些書籍搬到他屋裡保存，這樣正好，待她有空再來好好研究。

「小姐，妳穿上男裝好漂亮，像個翩翩貴公子。」喜竹瞪大眼，驚豔的看著女扮男裝的小姐。

楚綾學著那些紈褲子弟，邪魅的勾著一邊嘴角，用扇子勾起她的下顎，「喜竹，妳該說本公子我英俊瀟灑風流倜儻，而不是漂亮。」

喜竹被她這樣吃了把小豆腐，忍不住紅著臉抗議道：「小姐，您怎麼這樣消遣奴婢來了，要是被人看到了，小姐的名聲就毀了啊！」

「哈，本公子現在可是男人，別忘了，記得叫我少爺，不許再叫小姐，知道了嗎？小妞。」

何湛宇實在看不下去姊姊那副痞樣，受不了的咕噥，「姊，妳怎麼才去了趟賭場，就把那些風流子弟的壞習性都學回來了？」

「不學點，今天一到賭場就露餡了，到時傳回侯府，我們還要不要過著小而美、歲月靜好的日子？」

「姊，我們都已經要揭不開鍋了，妳還有心情風花雪月。」何湛宇忍不住道。楚綾一手搭著弟弟的肩膀，用扇子敲了敲他那乾扁的小身板，「放心吧，今天等我回來後，我們就可以關起門來過著我們隱形富豪逍遙自在的生活，然後姊再想辦法把你送進皇家書院讀書，以你的資質絕對進得去，我們只是暫時少了扇後門。」

「後門？姊，後門不是在那裡嗎？」何湛宇往後門的方向指去。

楚綾頓時無言地看著一臉呆萌的何湛宇，摸了摸他的頭，「姊指的後門不是我們院子那扇後門，而是指找有關係的人幫你引薦。」

這下何湛宇聽懂了，有些尷尬的看著她，「姊，我是不是太笨了，都聽不懂妳說的意思。」

「傻瓜，你沒接觸過、沒聽過，當然聽不懂我說的，沒事，以後一些書本上沒教的，例如人情世故等，姊有空再教你，時間不早了，姊先去元寶樓。」她又摸了下他的頭安撫他，接過喜竹早已經提過來用黑布包著的雞籠。

「小姐，我陪您一起去吧？」喜竹不放心的再次遊說。

「妳有看過公子出門帶丫鬟的嗎？而且妳跟著我萬一出了什麼意外，我一個人好溜，帶著妳不容易脫身。」

喜竹想了想，也覺得小姐說的有道理，只好由著小姐去了，「小姐，您一定要答應我，照顧好自己。」

「姊，妳千萬小心。」

「我知道，你們幾個也是，我沒有回來，你們千萬不要離開西偏院，省得又被杜小三母女找麻煩。」楚綾揮了揮手，拎著雞籠子往元寶樓去。

京城平常就很熱鬧，尤其又以賭場、酒樓林立的正陽街最為熱鬧，今天是更勝以往。

元寶樓的鬥雞大賽都是在午後舉行，喜歡鬥雞的賭徒們一般都是用過午膳才會過來下注佔位置。

今日則不同，時辰未到，元寶樓裡就已經是熱火朝天、萬頭攢動，櫃檯前以及比賽場地的周圍，早已擠滿了前來觀戰下注的賭徒。

他們一個個熱血沸騰、神情興奮，對著早已經被安放在比賽場地裡的雄風指手劃腳，議論紛紛的。

今天這場鬥雞會這麼引人注意的原因，其實也沒有什麼，就是大家都想看看是哪個不知死活的敢挑戰晉親王世子。

晉親王世子可是京城第一大紈褲，可比皇子更得皇上疼愛，在京城可以說是橫著走的，他世子爺不開心，讓人把房子拆了，皇上都不會說上一句話，不知道的人還以為他才是皇上的親生皇子。

放眼京城，沒有一個人敢挑戰世子爺，就連皇子也不敢。

三年前，榮貴妃生的三皇子因為挑釁了世子爺，惹惱了他，一狀告到皇帝面前，結果榮貴妃被貶為常在，三皇子被送去守皇陵三年，三皇子要離京前，皇帝還讓太監去傳口諭，要三皇子好好反省。

自此以後，世子爺的氣焰更勝，皇子們看到他都會繞道走，否則要是一個不小心，落得跟本是成為太子呼聲最高人選的三皇子一樣下場，那豈不是冤死了。

也因此整個京城沒人敢主動挑戰世子爺，都是世子爺自己找人挑戰的，也因此今天這場鬥雞大賽才會格外引人注目。

況且這鬥雞比賽可不是隨便的雞都能比、能鬥，更不是抓來往鬥雞場上一扔就行，鬥雞的體型特徵等等可是有嚴格要求的，外貌不只要雄壯威武挺拔，體格更要健壯，還有最重要的是牠的格鬥技巧。

一隻好的鬥雞不是隨隨便便能培養出來的，要有專人專門訓練，一上到鬥雞場，就像上到戰場殺敵一樣，主動向前攻擊，即使戰到最後一口氣也絕不退縮。據說世子爺那隻鬥遍天下無敵手的雄風，還沒到世子爺手中之前，就已經訓練過，跟數百隻以上的鬥雞鬥過，贏得最後勝利才送到世子爺手中。

果然，雄風轉戰到元寶樓，牠的戰績也沒讓世子爺失望，世子爺可是靠牠賺得鉢滿盆滿的。

大家都想看看會不會出現一隻打敗雄風的無敵鬥雞王。

提著雞籠子前來參加比賽的楚綾，因為還不熟悉京城的街道，多繞了些路。

有人看到她提著個雞籠子往元寶樓走來，開始議論紛紛，「向晉親王世子下戰書的，是不是就是這位小公子？」

「看他提著雞籠子，應該就是他了！」

原本鬧烘烘將元寶樓的大門都給堵住的賭徒們，自動自發的讓出條道，讓楚綾可

以順利的走進去，其間還有不少人對她信心喊話。

看到這夾道歡迎的場面，楚綾嘴角微抽，好像她是多麼了不起的人物，這讓她不禁懷疑自己何時成為英雄、成為偶像巨星了？

她平靜從容地走進元寶樓，將手中的雞籠子放到櫃檯上辦理報到手續。

二樓那間最豪華的雅房，其中一扇緊掩的窗子被推開來，一名穿著玉白色錦袍、玉冠束髮的男子臨窗而立，雙眼微眯，直盯著櫃檯前的楚綾。

「膽子不小，還真來了。」裴孟元勾起一抹勾魂攝魄的笑容道：「墨青，去把這位楚公子給本世子請上來。」

墨青微點了下頭，轉身離開雅間，不到一盞茶時間，楚綾便被他半強迫的請來了。一進到雅間，她的目光瞬間被不遠處桌子上那堆金子和銀子給吸引過去，當下她好想衝過去抓起那些金子銀子往衣兜裡塞，不去管什麼鬥雞了。

裴孟元看著他雙眼大亮，順著他的視線望去，發現他的目光竟然是落在這堆金銀俗物上，絲毫沒有將自己放在眼裡，他眉頭微蹙，故意咳了聲。

楚綾這才意識到自己失態了，連忙將視線收回來，不過這也不能怪她，金銀財寶招人迷啊，她又不是那些豪邁的江湖俠客，視金銀如糞土，看到錢財不動心。她有些尷尬的看著雅間裡那個蹺著二郎腿，手裡拿了顆果子咬著，一臉吊兒郎當的男子。

進來半天也不見楚綾問安，站在他身後的墨青提醒道：「楚公子，還不見過世子爺。」

什麼！眼前這個俊朗絕美、宛若仙人的男子，就是大名鼎鼎的晉親王世子裴孟元？！

如果不是他眉宇間帶著一抹英氣，舉手投足間流露出渾然天成的霸氣鋒芒，她會誤認為他是哪個謫仙下凡。

她一直以為京城第一大紈褲，長得是油頭粉面、腦滿腸肥的，沒想到他竟然生了一張人神共憤的俊顏。

難怪喜竹會說全京城未出嫁的閨閣少女們，沒有一個不想嫁給晉親王世子，即使為妾都甘心。

姊兒愛俏這句話說的一點都沒錯，尤其是資訊不發達的古代，只要稍微長得人模人樣一點，就會讓一些懷春少女芳心大動。

幸好她曾經生活在資訊發達爆炸的現代，什麼樣的美男、帥哥、小鮮肉、美大叔都見過，對於這個裴孟元她是免疫的。

不過，這個相貌堂堂、身材頎長健碩的裴孟元，無形之中總散發著一抹凜然不可侵犯的氣勢，尤其是被那雙宛若冬夜寒星、冷冽森寒的黑眸盯著，會有一種彷彿要滅頂的感覺，這樣的人應該是戰場上讓敵人心生膽寒的將軍之類才是，怎麼會是第一惡霸第一紈褲？

「看夠了嗎？」裴孟元寒聲質問一臉若有所思的楚綾。

她回過神，眯著眼看著陰沉著表情的裴孟元，收回心思，故意壓低嗓音道：「楚綾見過世子爺，不知世子爺找我過來有何貴事？」

裴孟元嫌棄鄙夷的橫了他一眼，嗤，竟然有男人的肌膚雪白得跟個娘兒們似的，雖然長得是很俊俏，不過……看久了令人噁心，像南風館裡的小信兒，尤其是他那對長得跟對蝴蝶翅膀似的睫毛，眨啊眨的，讓他有種想拿把剪子把他那對睫毛剪了的衝動。

他隨興慵懶地扯著嘴角，「就是你指名挑戰雄風的？」

「元寶樓的布告上，並沒有指名不許在下挑戰，不就代表人人皆可挑戰世子……」她故意一頓，「的鬥雞雄風。」

裴孟元豈會聽不出他方才話間忽然停頓所隱藏的含意，挑戰他，不錯啊，回到京城後，他好久沒有遇上這麼有趣的事了。

敢挑戰主子，真是急著找死，墨青在心裡為楚綾默默點上一根蠟燭。

裴孟元加深了笑弧，慵懶的提議，「既然你對你的鬥雞這麼有信心，不如我們私下對賭吧。」

好傢伙，敢暗諷他二百五，不整死他，就對不起自己這些年來在京城裡特意培養出來的第一大紈褲名號。

「對賭，賭什麼？」楚綾立即心生警覺。

裴孟元將手中摺扇方向一轉，指著桌上那一堆金銀財寶，「你贏了，這些就都是你的。」

「拒絕，我只要在鬥雞場上贏過世子爺，就有雙倍賭金可以拿，何須過於貪心？貪心的人往往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，所以只要贏了世子爺，拿了我該得的賭金就好。」

看著那堆金銀財寶不心動是騙人的，可是她才不相信這個第一大紈褲會提出這麼簡單的條件，若是如此，又何必對賭？

「你贏了，不只桌上這些金銀你可以全數拿走，本世子還許你一個心願，如何？即使你想要官位也絕對沒問題。」

「心願？」這個條件倒是有些吸引她啊，屆時可以拿著這個心願直接去退親。

「是的。」為了誘他踏進自己的陰謀之中，裴孟元可是下了重本，不過他有絕對的信心，這個長得像小信的男人，任憑他的鬥雞再厲害，也絕對贏不了雄風。

「反之呢？」楚綾小心地問道，免得被眼前的利益給誘惑而失了戒心，掉入什麼未可知的陷阱。

「你要是輸的話……」裴孟元的虎口抵在線條好看的下顎，陷入沉思。

他本是想著把這個不知死活敢挑釁他的人，丟到軍營裡好好磨練個一年兩年，不過看到他這副長相後，要是將他丟到軍營裡去，那些五大三粗的士兵肯定捨不得讓他吃苦受罪，反而會讓他在軍營裡作威作福，這樣就達不到他的目的了，得換一個。

終於，裴孟元想到了一個好主意，壞壞的撇著嘴角，「你輸的話……得到南風館當小信去接客一個月，如何？」

小信！

楚綾的眉尾劇烈抽動，暗暗磨著牙，她就知道這個大紈褲不安好心，分明就是想

讓她身敗名裂。

她皮笑肉不笑地道：「南風館，應該是世子爺去比較適合吧，相信世子爺一去，馬上能成為當紅頭牌。」

「找死！你說什麼！」墨青聽了，馬上出聲怒喝，甚至拔刀。

「欸，做什麼，你主子我都還沒生氣，你氣什麼？」裴孟元抬手制止墨青。

這不男不女的傢伙，不給他點顏色瞧瞧，還真無法無天了，竟然敢嘲諷他的長相，也不想自己長得更是一副小倖樣。

楚綾白了墨青一眼，「我不過是實話實說，你心裡難道不也是這麼認為？」

墨青打死不接他的話，努力讓自己的表情不要有一絲絲的波動，要是他敢有任何認同之色，主子定不會讓他再有好日子過。

裴孟元將手中的果子往一旁的空碟裡一丟，拿過手絹擦著手，一副我很大度的樣子說道：「如何？要是你不敢，現在就認輸，當眾承認自己是二百五，同時寫兩百五十份說自己是二百五的布告貼到京城各個角落，這樣本世子就饒了你。」

楚綾一時反應不過來，二百五和她又有什麼關係？

她的思緒翻飛了下，赫然想起自己下的那兩百五十文賭金，該不會……天啊，她可真冤枉，她是身上的銀子能動用的最大額度就是兩百五十文，怎麼就被這個大紈褲給誤會了是在諷刺他？

可是依她看，現在解釋也來不及了，不管她接不接這個賭局，他已經打定主意要整死她，就算今天她不答應，日後也絕對躲不過，看來只能接下他的賭局，日子才能平靜。

雖然她有把握能贏這大紈褲，可是不管任何事都是有風險的，沒有百分之百的絕對，她必須把最壞的結果也算進去。

要是去了南風館，她的身分就曝光了，絕對去不得，現在她只能以退為進，讓這大紈褲知難而退。

她凜著臉盯著裴孟元約兩息時間，這才冷冷地開口，「好，我答應，我若是不答應，反倒顯得我膽怯了，不過我也要提出條件，不能只有世子爺提出條件而我不許提，這樣不公平。」

裴孟元朗笑一聲，「成！」

「如世子爺方才說的，我輸了我到南風館接客一個月，我要是贏了，我要求世子爺必須保留方才提出的那個許在下一個心願的條件，而且從此以後不能再鬥雞，還必須去南風館幫我洗腳！」

「你說什麼，要本世子去幫你洗腳？！」裴孟元的火氣轟地衝上頭頂。

「我的心地可比世子爺善良多了，沒讓世子爺去幫人洗一個月的腳呢，也沒讓世子爺去接客，說到底我還比較吃虧。」她露出一臉我虧大了的痛心疾首表情。「要是世子爺不肯答應，那這賭局就作廢啊！」

裴孟元斂下怒氣，低笑幾聲。「好一個以退為進，你以為你這麼說，本世子就會卻步嗎？賭，本世子跟你賭！」

「空口無憑，我怎麼知道世子爺會不會賴帳，我要求到樓下櫃檯，由掌櫃執筆，

一式兩份寫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同時還要貼布告讓所有人都知道。」

「成，就如你說。」裴孟元起身，鄙視的睇了楚綾一眼，「你等著身敗名裂，本世子向來不是心慈手軟的。」

屆時他定找上一連五大三粗的手下天天去捧他的場。

楚綾撇著一邊嘴角，雙臂抱胸，睨他一眼，反唇相譏，「哼哼，鹿死誰手還不知道呢，世子爺到時可別哭鼻子唷！」賽前放狠話消滅對手的鬥志誰不會。

「嗤，鹿死誰手，你要是有本事贏了本世子，本世子從此收手不再鬥雞。」裴孟元的語氣裡是滿滿的自信。

「君子一言，快馬一鞭！」

鬥雞場邊擠滿了人，大家前胸貼後背的，元寶樓還是動用了好幾個夥計，才清空了一小部分，讓一向在樓上雅間觀賞賽事的世子爺，可以近距離觀賞這場鬥雞大賽。

楚綾因為他的關係，也得了一方空位，不必與這些前來觀賽的賭徒們擠在一起，不過雖然如此，也好不到哪裡去。

因為裴孟元就坐在她旁邊，說實在的她有些擔心，一會兒要是他輸了，會不會惱羞成怒當場掐死她？她考慮著要不要換個地方，畢竟小命很珍貴的。

「世子爺，時間已到，是否要開始了？」元寶樓的夥計擠過來，恭敬的問道。未等裴孟元出聲，楚綾便催促道：「時間到了就趕緊開賽，我還要扛著賭金趕去錢莊存款呢，快點，這樣算一算可沒多少時間。」

「你挺自信的啊！」裴孟元不屑地睨他一眼。

「當然，沒自信，怎麼敢挑戰世子爺您呢，您說是吧？」楚綾微仰起頭，說得自信，「況且，我還想今晚去讓世子爺洗腳呢！」

「你放心，你今晚到南風館掛牌，本世子會領著一票軍營兄弟去捧你的場，絕對讓你一炮而紅。」

四目相對，小小的空間瞬間火花四射。

最後是楚綾受不了他那對凌厲黑眸的注視，敗下陣來，她趕緊找了藉口掩飾，「比瞪眼的嗎？趕緊喊開始吧，比完才能捧著銀子去給對方捧場。」

她那自信的表情讓裴孟元看了實在很不滿，也想著早點比完好到軍營去調一隊人馬，於是他彈彈手指，示意站在鬥雞場中央的主持人石原可以開始主持鬥雞比賽了。

石原很盡職地將比賽規則說了一遍，但楚綾並沒有仔細去聽，她只想著等會兒怎麼脫身比較重要。

石原巴拉巴拉說了一堆，好不容易說完，接著就是比賽，比賽前最重要的步驟就是亮雞。

石原捧著裝著雄風的雞籠，順時鐘繞場一圈。

對於雞籠子裡這隻雄赳赳氣昂昂、全身羽毛光澤明亮的鬥雞，所有玩鬥雞的賭徒

們都不陌生，紛紛拍手叫好。

看著裴孟元的那隻鬥雞，楚綾有些心虛的看了眼自己那還放在場邊、蒙著黑布的雞籠，心想著要是一會兒她的雞贏了他，以他高傲的性子，一定會惱羞成怒的。她覺得不太保險，必須得先找好退路才成，突然，她想起了一件事，心情放鬆許多，呵呵，其實她根本不用擔心沒有退路，也不用擔心被他派人堵了，只要她恢復女裝不就好了嗎？

雄風繞場完，就換楚綾帶來參賽的鬥雞了。

石原高舉著手中蓋著黑布的雞籠子，為了讓氣氛更加熱絡，他故意吊著所有人的胃口。

「想必大家都很好奇，敢挑戰世子爺的常勝軍雄風的鬥雞，現在，就讓我們來看看這隻鬥雞長什麼樣子吧！」說完，他一把將黑布揭開來。

眾人皆是一陣譁然，「什麼？！這是……」

裴孟元嘴裡那口茶噴得老遠，臉上表情更是變化多端，精彩萬分。

母雞？！

這傢伙傻了吧，竟然拿母雞來鬥雞！而且還是正在抱窩孵蛋的母雞！

石原也以為自己看錯了，他用力揉了揉眼睛，再確認一次，他連忙對一旁的夥計喊道：「你們是不是拎錯雞籠了？趕緊換下，把楚公子參加鬥雞比賽的那隻雞給提過來。」

一旁的夥計全都搖搖頭，異口同聲的回道：「沒錯，就是那隻母雞。」

石原只好看向一臉淡然的楚綾，有些結巴地問道：「楚公子，請問您要參賽的是這隻……母雞嗎？」

「有規定一定要什麼雞才能參賽嗎？」楚綾反問。

石原抵了抵嘴，「是沒有這樣的規定。」

「那不就得了，趕緊開始比一比，我住得遠，趕著回家呢。」她不耐煩的催促。其實她是有些擔心她賽前給母雞餵的藥，藥效差不多要生效了，這藥效大概只能維持一刻鐘，要是過了藥效才開始，她就真的要南風館去了。

一聽到她真的是抓母雞來比賽，場邊的人全都捧著肚子笑翻了，有的人甚至笑到肚子抽筋。

史上第一遭，竟然有人抓著母雞，而且還是老母雞來鬥雞，這也太奇葩了。